學佛答問　　劉素雲居士主講　　（共一集）　　2011/12/4
澳洲淨宗學院　　檔名：56-117-0001

尊敬的各位法師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晚上給我兩個小時的時間和大家面對面，本來想讓我講一堂課，這個是我自己提出來的，我說咱們還是搞一堂答問，這樣可能和大家更貼近一些。有些什麼問題需要問，大家就盡可能的提條子上來，如果來不及提條子，站起來直接問也可以。這個機會也很難得，如果這次你們要不問，我可回中國哈爾濱了。謝謝大家！這次來參加咱們十週年慶感觸很深，尤其對咱們這些義工同修們，我深深感到你們的辛苦，每天我們都可以坐著，但是義工同修們大部分都是站著，我真是很心疼你們。這麼多天連續作戰，我真的代表這些貴賓們、來賓們感謝你們，謝謝你們的辛苦勞動。

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提條，也可以直接站起來問，有個要求就是直接問問題，不要說事情的經過。因為我在香港在答問的時候，有同修就想把他家裡事情從頭到尾敘述一遍。後來我就笑了，我說像一個長篇小說，我從頭讀到尾，我得從那裡去找你要我問什麼問題，這樣可能時間就長了。如果咱們大家直接問問題，回答的可能就多一些，大家機會也就多一些，是不是這樣更好一些？為了不浪費大家的寶貴時間，下面我就按照大家提上來的條子逐一的回答大家的問題。

這位義工提這個問題，我剛為什麼把它找出來第一個回答？就是他這個問題是很普遍的，所以我現在就回答義工同修提的這個問題。他說請教劉老師，我住在學院附近，孩子上小學，我是應該多花時間培養孩子的德行，還是應該多花時間念佛？目前我還做不到邊做事邊念佛。感恩！

類似這樣的問題在香港也有好多同修問，譬如說有的同修說父母年齡都大了，公婆年齡也大了，自己在這裡做義工，沒有時間照顧父母和公婆，這個矛盾應該怎麼解決？就像剛才這位同修問的，我是這樣想的，這個問題如果你認識清楚了，它互相是不矛盾的，不是說我幹事就影響念佛、影響陪孩子，它是相輔相成的，可能同時做效果會更好一些。有的同修說是不是我要做這個，我就得把那個事情放下；我要做這個事情，我就得把幫助孩子、培養孩子我再放下？不要這樣，因為你念佛和培養孩子、和照顧你的父母親它是一點不矛盾的。可能因為我們念佛念到一定程度，我們的心態更好一些，對培養孩子、照顧父母可能更好，這關鍵在於我們的心念。不是說像有的同修這樣，不有這樣的例子嗎？說師父不是告訴大家，現在要好好念佛嗎？所以有的同修，我前幾天在香港就碰到一位這樣的同修，就是說為了好好念佛，夫妻兩個把工作都辭掉了。我想，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的，供同修們參考。為了更好的念佛就把工作都辭掉了，我不太主張這個做法。是不是？師父曾經舉過一個例子，說有個同修聽了師父講經以後，他就把工作辭掉了，半年以後生活費就沒有了。他就問師父，師父您老人家說要一心一意念佛，我現在把工作辭掉了，我在一心一意念佛，但是我沒有生活費怎麼辦？師父說，那你對師父講的這個問題你就沒有理解透徹，是不是？師父沒有說凡是念佛的都要把工作辭掉。不是這個概念，就是這個咱們要把它認識清楚。

像現在這個同修提的，培養孩子的德行。如果你念佛念得好，你的智慧長了，對於培養你的孩子是不是有很大幫助？如果你念佛念得不好，什麼叫不好？就是口念心沒念，沒和實際相結合。我記得，像我這個年齡段的老人家都知道，那個時候咱們學毛主席著作，不有這麼一個說法嗎？要活學活用。現在咱們有些時候修佛，我

覺得有些同修把它修死了，自己弄了好多條條框框，我這個行不行，我那個可不可以？把自己框住了。我總感到有些同修學佛學的怎麼那麼辛苦、那麼累？實際學佛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，就是我們方法沒有掌握對。這個同修，你要培養孩子的德行，這是一點毛病沒有的，它也不耽誤念佛。你說你目前還做不到說我一邊做事、一邊念佛，這個念佛不是說我坐這我就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我念五個小時這叫念佛，不是這個概念。我總覺得信佛、學佛也不是像有的同修理解那樣，每天我燒多少香，我讀多少部經，我念多少聲佛號，有的念十萬聲、八萬聲，有的說我讀十部《無量壽經》，我感覺到這個是不是形式上的一種做法？也是表法，也是給大家看的。關鍵是你真正的心清淨沒有？讀經是為了明理，念佛是為了心清淨，心清淨才能生智慧，心不清淨生的是煩惱，你們仔細琢磨琢磨是不是這麼回事？所以一定要把這個心念調整到最佳狀態，然後你念佛就得力。

有的同修說為什麼劉老師妳念佛得力，我念佛不得力？我告訴你，就在於心清淨不清淨。前兩天我講課的時候我說，我把自己比喻，我說我現在如果說我和大家有什麼不同，就是我心比你們可能相對來講清淨一些。我就像那個高清電視，高清電視為什麼效果好，畫面清晰？就是它的信號靈敏。我說現在我就把我自己比喻成高清電視，我這個信號靈敏，所以阿彌陀佛一發什麼信息，我這立馬就收到了，而且非常清楚。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，心清不清淨。現在有的同修為什麼願意接近我？他們說心裡有什麼煩心的事，和妳在一起說說話，坐一會，我自己的心就清淨了。我說你們對我是不是一種迷信，我有那麼大本事嗎？念佛的目的就是要心清淨，心清淨的目的是要長智慧，你長智慧了，你煩惱自然就愈來愈少。如果你覺得我天天這煩惱不但沒減少，還在增加，那你念佛就沒有效果

，就是功夫不得力。這是這個同修的問題，如果我回答您不太滿意，可以繼續再問，你還想知道什麼。這是一個。

還有一個，有同修問：請問劉老師，助念時助念者的心態是否影響亡靈往生？送往生時應該怎樣幫助亡者？亡者的面相是否能決定他到哪一道？

這個問題問得很直接。如果我沒猜錯，我知道大家關心一件事情，就是悟梵師到哪裡去了，是不是這樣？我說的比較直白。到現在為止，我覺得很多同修對這個問題是心存疑惑。我可以直接告訴大家，悟梵師是那天中午，就是按照我們大陸的時間是中午往生的。因為咱們這面可能是和那面有兩個小時時差，按那面的時間她是中午往生的。我是晚上知道她往生的去處的。可能有的同修就好奇了，劉老師妳怎麼她往生的去處？我剛才不是說了嗎？我信號清楚，那個信號一來我就收到了。我當時第一感覺，我不想把這個信息傳出來，我怕誤導大家，因為現在已經有人在說，劉老師妳是不是有神通？為什麼那天在講課時我說了這個問題，就是為了解決大家這個疑惑。不是什麼神通，因為我不懂，我也沒有追求過，我也不喜歡，就是信號敏捷，所以你們沒收到我就收到了。收到以後，我當時有點遲疑，我說不說？後來我怎麼傳出來了？我想因為悟梵法師跟在老法師身邊這麼多年，師父一定很關心這件事情。當時我不知道師父沒在香港，那個時候師父在台灣。

因為一共就三句話，我就把這三句話寫個條子，讓我們一個同修就傳到香港佛陀教育協會。這三句話怎麼說的，我現在給大家如實報告：第一句話是「悟梵師已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」，這是第一句話；第二句話，「上品中生」；第三句話，「她的法號是妙覺菩薩」。就是這麼三句話，我一個字也沒加，一個字也沒減，如實的把這三句話傳到香港佛陀教育協會。我沒想到這個消息很快就傳開了

，因為有同修說，他們覺得悟梵師走的時候不是那麼太好，各種各樣的反應。當時我就知道送的方式方法不對，尤其是在悟梵師身邊送她走的這些同修們不太明白怎麼送。就是每個人的心念都是一種力，這種力只要它是一致的，咱們說就是這個波是一致的，對往生者特別有利益，有助於他往生，提高他的品位；如果大家不懂得這個，往往是情的牽動、情執的作用，那咱們就在幫倒忙。雖然我不在現場，但是我知道當時的情況很亂，就是每個人的心念都不一樣。尤其是今天我聽說悟梵師走了以後，那個陀羅尼被沒把臉蓋上，是在胸口，這臉是在外面露著的。所以這些送往生的他不是把精力用在念阿彌陀佛上，而是用在看她是什麼臉，她往哪去。一會兒看這臉變紫了，一會兒看變黑了，一會兒嘴唇也成黑的了，所以愈看心愈亂，愈亂對亡者影響愈大，真是這樣。

今天我告訴大家，實際悟梵師就是在給大家表法，表什麼法？破這個相。為什麼要著這個相？因為我曾經送過一位同修往生，準準確確的說，那是我送了一位菩薩往生，人家就是給你表的法。結果後來送走了以後，有的老菩薩們就互相交頭接耳的嘀咕。因為當時我是和一個宋居士，我們一起送這個菩薩往生，有的老菩薩就說她們倆把誰誰誰送到地獄去了。小宋就有點沉不住氣了，就問我：大姐，咱們倆把我張姐送哪去了？我毫不猶豫的說，去極樂世界了。她說人家嘀咕，說咱倆把我張姐送地獄去了。我說不是的。那是我第一次送往生，根本以前我都不知道怎麼送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說的那麼肯定。人家就說我們沒給送走，沒送好，說那個臉怎麼怎麼難看。我說她那個臉，大家可能看的不是一個臉。後來事實證明了，就是同樣一張臉，每個人看的是不一樣的。我就舉三個人的例子，譬如說亡者的丈夫，那是他的妻子，三十多年的夫妻，他應該看她的臉是比較準確的，後來跟我說，他說大姐，可嚇死我了。

我說咋的？他說小宋讓我看榮珍最後一眼，我就這麼一瞄這一眼，哎喲我的媽，嚇死我了！我說怎麼嚇著了？他說她怎麼那麼恐怖？我說怎麼恐怖？他說青面獠牙，血盆大口。當時把我說愣了，我說怎麼能是這樣？因為我一直在跟前。他說我看的就是這個，所以我再也不敢看第二眼了。這是他丈夫看的臉。這個亡著的妹妹告訴我，她說劉姐，我看我姐是菩薩臉。你看妹妹看的是一張菩薩臉，丈夫看的是一張鬼臉。我說我看的和你們都不一樣。她說劉姐妳看的什麼臉？我說我看就是靈堂供的那張她的遺照，胖乎乎的很富態，挺可愛的，我說我看的是照片裡這張臉。你看，證明了我們三個人看的是三個臉，那就是你的心態是什麼。

我們送悟梵師，我估計當時可能是一片混亂，哭的哭、喊的喊。送往生第一忌諱不要哭，因為你一哭，這個情執就像根線似的，馬上把她那個情執拽起來了，那她就是往下墮，她不往上升。這非常非常重要。另外千萬不要碰她，不要一會兒摸摸，這旮有沒有溫度，那旮涼沒涼，這是最糟糕的事情。第一不要哭，第二不要碰。就是譬如說她在一張床上，你不單碰她的遺體，她都會非常痛非常痛的，她一痛她就生瞋恨心，生瞋恨心就往下面墮，那你就是幫她倒忙。連她那個床邊，你走路的時候都不要碰到她的床邊，你碰到她的床邊她都在痛，因為她地火水風四大分離，那個時候她的神識沒有離開她的肉體。所以從現在開始，我跟你們講明白，一定要注意，今後不管是送自己的親人、家親眷屬，還是送咱們的同修往生，一定要注意。

再一個就是請助念的，一定要請一撥人。這一撥人是什麼意思？就是譬如說修淨土法門的，他就是念阿彌陀佛送往生，咱們就請這一撥；如果你請密宗的，密宗是持咒，那你就不要請修淨土的，你就請密宗的，他就持咒，單一；你要禪宗的，禪宗有禪宗的方法

是不是？千萬別一夥淨宗的念阿彌陀佛，一夥密宗的持咒，這就亂了，就把整個波就弄亂了，讓這個亡者就不知往哪邊去了。不有這麼一個，也不是故事，實際應該是真事。有個同修往生了，就有兩夥人去送，一種是讓他念阿彌陀佛，一種讓他看天上的光，就看宇宙的光，告訴他什麼樣的光你就奔。後來把這個亡者給人說糊塗了，按咱們老百姓話說，給人家說急了，人家就問讓他念佛的送往生的同修，說你讓我念阿彌陀佛，他讓我看光，我究竟聽你們倆誰的？我是念佛我還是看光？如果讓我看光，我到現在我也找不著這個光，他說的光在哪，我現在都糊塗了。這個念佛的同修很有智慧，就告訴他，你聽我的，念阿彌陀佛，你別找光。所以這樣正確引導這個亡者念阿彌陀佛，只有念阿彌陀佛，佛才能來接引你，這不念佛成佛嗎？你要是讓他看光，說這個光強你就進，那個光弱你就別進，非常容易把他弄糊塗。就像咱們走路找不著道了，就打聽道，你就問這個，你問張三，他說你往這面走；你問李四，他說你往這面走，你說你怎麼選擇？如果咱們問一個人，他告訴你往哪條道走，你就按這條道走，就不容易走錯了。咱們送往生千萬要注意這個事情。

我在這裡說的，我剛才說悟梵法師的去處，可能有的同修就相信了，可能有的同修還是疑惑，因為我也很理解，你們畢竟是沒有看到，我也沒有看到。但是我能夠這樣肯定的說，悟梵法師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，是有道理的，因為我不打妄語，為這個事，我更不能欺騙大家。所以大家就相信我說的話是真的，你半信半疑的問題就解決了。有的同修問，說他這個面相能不能決定他往生到哪去了？不能，這個決定不了。有的人就是菩薩來表法來了，可能給你表的就是那樣一個臉，給他表的是那樣一個臉。這個目的是什麼？讓我們大家不要著這個相。不是說這臉怎麼好看漂亮，他就往生到好

地方了，不漂亮就往生到不好的地方去了，不是絕對的，這個咱們大家要想明白。

第二個就是說，有的人很關心這個舍利子，說是不是往生以後火化成舍利子，他就修成了；沒出舍利子，他修得有點不好？這個也不是。舍利子不表明他修得成沒成功，只是有時候可能給大家留一點紀念。因為我過去沒見過真舍利，只是在照片上看見過。後來我就送，剛才說送這個青面獠牙、血盆大口這位送往生以後，她火化就煉出來了，至於多少顆我不知道，但是人家告訴我，說讓我們揀十七顆。這個消息是怎麼知道的？因為她兒子和她丈夫都不信佛，就我們送這個同修她所謂的信佛就是她家裡供佛了，但是每天她也不念經、也不念佛，她是做服裝生意的，很忙，就是這樣。但是她往生整個經過非常奇妙，我以前專門講過她往生的經過，就不重複了。她的舍利子我們是怎麼知道的？事先不知道，第二天要去火化了，不是老菩薩們都說我和小宋把她送到地獄去了嗎？小宋就有點沉不住氣了，我就說沒有，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。我現在想，當時那話我怎麼說出我自己都不知道，要讓我現在說，可能我得掂對掂對，那我吹牛，我也沒看著，但是當時她一問，我脫口就說出去了。

然後到火化的時候，那些老菩薩抱著一種什麼心態？就是想看看熱鬧，說你看她倆忙乎好幾天，給人送地獄去了，就想看火化完了以後能不能煉出舍利子。這是後來那些老菩薩們跟我說的，當時我不知道。所以骨灰用骨灰盤一端出來，老菩薩們都搶著上前去看，就是看這面有沒有舍利子。我不知道，我傻，我還尋思那些老菩薩們都去看了，那我就往後退，讓他們到前面去看。要讓我看就是骨頭，，我看不著什麼東西，他們也沒有告訴我他們去看舍利去了。就這時候，她兒子端的骨灰盤跟我說，說劉姨，昨天晚上我媽給

我託了個夢。我說給你託什麼夢？我媽說她有十七顆舍利子，讓咱們揀出來。我當時一驚，因為一點思想準備沒有，我也沒見過什麼是真舍利子。他這麼一說，我趕快去看看這盤裡的骨灰，我一看就是骨頭，哪是舍利子？我心裡這麼想的，但是我沒說出來。我就跟她兒子說，我說那好，咱們端到窗戶跟前，不是亮堂嘛，我說去看看，要有就揀出來。實際這個時候我心裡沒有底數，我不知道那裡有沒有，因為我看不著。我就把這個盤端到窗戶根亮堂的地方去了。

因為什麼也沒有準備，如果事先要知道準備一個容器也好，往裡裝，沒有。那個孩子他不是說這麼扒拉著骨頭去挑，他是一揀一個準，他不是挑出來的。你看我們都在這個盤跟前站著，他揀出來一個沒地方放，就放我手心裡，又揀一個又放我手裡，那天就我這手心就是裝舍利子的容器了，沒有東西來裝。然後揀到第十七顆的時候，那孩子就說了一句，他說劉姨，十七顆揀夠了，但是這裡面還有兩顆。我當時想，還有兩顆擱哪呢？它有一個骨頭是這麼扣著的，那個孩子就說劉姨，這個骨頭的下面嵌著，鑲嵌的，嵌著一顆。我當時就想你透視眼啊？這骨頭這不扣著，你說底下；你要說上面有一顆還行，你說這底下嵌著。我說那翻過來看看，就把這骨頭翻過來，就在中間，他又摳出來一顆，真是在那鑲嵌著，像寶石似的。他說還有一顆，揀不揀？他說我媽媽告訴我十七顆，現在再揀那兩顆就十九顆了。我說既然要有就都揀出來。他說那咱們是不是貪了？我說管它貪不貪，先揀出來再說。所以他媽媽告訴是十七顆舍利子，實際我們是揀了十九顆。揀完了以後就擱我手心，還有別的事都得安排，這骨灰裝在骨灰盒裡還得送去安置，我這手倒不出來，我說這怎麼辦？後來我這兜裡有個裝餐巾紙這麼大一個小塑料袋，我就把這個舍利子裝在那個小塑料袋裡，放在我兜裡，這我手

才能倒出來。這個孩子就跟著我問：劉姨，我媽說有十七顆，為啥多出兩顆？這兩顆是怎麼回事？我從來不說謊話，這孩子一問，我就說我不知道。我說你媽告訴你十七顆，現在多兩顆，這兩顆是幹什麼的、為什麼多，我說我不知道。我說你等著，要該告訴你，你媽再給你託夢，我就這麼回答這孩子的。

這不就把這事忙乎完了以後，揀出這個舍利子全都是乳白色的，不透明，那個形狀不一樣，有的是帶尖的，有的是圓的，有的是方的，還有的就像那個糖葫蘆，我們北方說糖葫蘆，一串，三個。各種形狀都有，但是顏色是一樣的，都是乳白色的。這面處理完了，就要帶大家去素餐館，得用餐。就在往素餐館去的路上，可能這孩子就知道怎麼回事了，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坐一個車，我坐的是大客車。到了素餐館，那孩子就特別高興，你看按道理說，媽媽往生了，用咱們老百姓的話說，那往生不就死了嗎？畢竟是媽媽。但是這孩子下了車特別高興，樂呵呵跑到我跟前：劉姨劉姨我告訴妳，我知道那兩顆為什麼多出來了。我說誰告訴你的？媽媽告訴我的。這我就想，晚上沒到沒託夢，怎麼就告訴你了？我當時心裡是這麼想的。那孩子說，剛才往回走的時候，我坐在車上，我就看著天空那個雲彩都是圖形，那孩子告訴我。他說我看著看著，有個雲彩它突然就變成了一尊金佛，金光閃閃。他說劉姨，那尊佛他怎麼還騎著一個東西？我說他騎個什麼？他說騎著，他給我比劃，就是帶長毛的那個大獅子。這個時候我心裡就有點明白，但是我沒說。我說你接著說，還怎麼的？他說我媽媽告訴我，她是文殊菩薩再來。我說你媽媽告訴你是文殊菩薩再來，那我不知道，你媽媽沒告訴我，就這麼說。我說那兩顆多出來的是怎麼回事，告訴沒有？他說我媽媽告訴我了，說多出來那兩顆送到五台山去供奉，那裡是我的道場。是不是沒說錯？五台山確實是文殊菩薩道場。人家就告訴兒子，

多出那兩顆，在適當的時機送五台山去供奉，什麼時候送、都誰去送，他會告訴你，人把這話都告訴了。現在我不知道我這麼跟你們講，你們是不是覺得神奇，劉老師在台上跟我們講神話故事吧？不是神話故事，是我親身經歷的。如果是我聽說的，我不會給你們講出來的。

再說吃完飯以後就回到她家，她的一些親戚還沒走，我們就在她屋裡說說話。這時候我突然就想起來我兜裡還揣著舍利子，我就跟她的親戚們說，我說你們見著過舍利嗎？他們都說沒見過。我說我兜裡有十九顆舍利子，拿出來給你們看看。我拿出來這麼大一個小塑料袋，拿出來又給它倒到手心裡去了，好讓大家看。一下子，我說怪了，它怎麼變了？原來揀的時候都是乳白色的，現在全都變成翠綠色，透明的。從揀回來這個舍利子到我們用完餐回家，大約也就是三、四個小時時間，它就會變了，形狀沒有變，顏色完全變了，原來是清一色的乳白色，這回清一色翠綠色的，透明的。我說它怎麼變了？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。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真正的舍利子。說實在的，心裡還有點犯嘀咕，還是有點疑惑，這是真的是假的？她是九月一號往生的，我們是九月十六號去五台山，就送這兩顆舍利子。因為她安排了，我們就去送這兩顆舍利子。我當時就想去問問大法師，給鑑定鑑定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，因為我沒見過真的，我想咱不能騙人，我就帶著這兩顆舍利子，我們就去了五台山。到五台山我是分別請教了三位法師，有北台的一位，有元照寺的一位，那位好像是東台也不知哪台，它不是五台嗎？東西南北中，我是請教了三位大法師。我說師父，您看這個是舍利嗎？三個師父都回答是舍利，那就可以證明這個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咱們自己認為它是真的或者是假的。那三個法師他不是同時在一起，一起看一起說，而是分別看分別說的。所以這是我見到的真正的舍利子

，它那顆粒比較小，不是很大的。現在這舍利子還是在她家的佛堂供著，它隨時在變，每天看它都在變化。後來我曾經問五台山元照寺的那個大法師，我說師父，這舍利子是怎麼回事？師父告訴我，他說舍利子是一種靈體，它不是物質，它可以變大、可以變小，可以變多、可以變少，還可以完全消失。那是我第一次從大法師那裡聽說的，這個東西它是在不斷變化的。所以現在她那個舍利子在佛堂供著，你隨時去看，可能隨時它都在變化。一個是顏色變，一個是形狀變、大小變，還有它的多少，個大、個小它都在變。有一次我過去，她丈夫跟我說，他說劉姐，榮珍這舍利不斷在變化。我說我去五台山回來我不告訴你嘛，這都不足為奇了。就這樣。

所以遇到了這些具體的事，你親身感受到了，它是真實的。如果這個事是別人跟我說的，那可能我也會和大家一樣心存疑惑，是真的嗎？我親自經歷的，我跟你們說的都是當時的真實情況。關於送往生，我就簡單跟大家說到這。

接著這個話題，因為我看到還有一個條子：很關心，說劉老師，妳是怎麼救的胡小林老師他老爸？

這個事我也如實跟大家報告是怎麼回事。胡老師他老父親往生之後，就是在深圳向小莉館長那設了靈堂，是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念佛，是四十九天。當時我不知道，可能是這個靈堂設的不到一週，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的同修，因為當時我住在廣州，就給打了個電話，告訴我，說劉老師，胡小林老師他老爸往生了，現在在深圳向館長那設靈堂，師父讓妳去念佛。我說那好，我就去了。原來我打算念一個七，念七天，後來我去，頭三天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就是難受，我就老想哭，而且那哭不是小哭，就想嚎，大聲的哇哇那麼嚎。我一想不行，那麼多同修，全國各地來的，他們是分撥，每班是三個小時，三小時一換班，每一班都四、五十人。你說本來我就夠

出名的了，這張臉都像標牌一樣，只是大家都在念佛止語，不能跟我說話，如果我這哇哇一嚎，你說不把整個道場都給哭亂了嗎？人是念佛還是聽妳劉老師哭？我就憋著，憋那個滋味特別難受，實在是憋不住，有時候我都覺得我心在抽動，就是不敢哭出來。我自己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我想怎麼能是這樣？憋著。

後來師父又傳信給我，讓我每天給老人家開示三次，早晨一次、中午一次、晚上一次。我說怎麼叫開示？我也不會。後來我就想，可能我想說啥就說啥。現在一說開示這個詞我都不明白，我不會開示，我就想師父就是讓我去說話唄。正好那兩天胡老師有事情，他回北京了，這不就我們在那面。我每天開示，我就跟老人家說說，我說胡爸爸，胡老師有事回北京了，現在我代替胡老師每天來和您老人家嘮嗑。這是我們東北話，嘮嗑就是聊天、說話的意思。我說但願您老人家喜歡我，你別討厭我。我就這樣，我就去和老人家去嘮嗑去了，我就告訴老人家萬緣放下，我說我知道您老人家走的時候很痛苦，您老人家生了瞋恨心，所以你現在就墮下去了，墮下去的滋味就更苦了，我說現在咱們必須得見阿彌陀佛。我每天三遍開示，我就給他說這些，但是說這些，我心裡那個難過勁還是過不去。第四天的十一點左右，我們是十一點半給老人家開示，十一點左右，我就有點挺不住了，就是想哭。我就繞一圈我就看看那個錶，繞一圈看看錶，心裡就想快點到十一點半，到十一點半我好退出去，退出我就上靈堂就開示去了，這樣我就想別在大家面前哭。

好不容易盼到十一點半，我們就從繞佛這個屋退出來以後就到，隔壁就是靈堂，我就到靈堂去了。當時有幾個同修跟我一起過去的，過去以後就當時說的那一大套話，別說現在讓我學我學不上來，就當時我說完了，立馬就讓我再學一遍，我都學不上來。因為那些話我不會說，我說不出來，那個話都是一套一套的，一點也不磕

巴，特別流利。後來完了以後，他們同修跟我學，說妳那套話怎麼說出來的？我說不知道。就是那麼非常流利的說。如果現在讓我回憶，是同修們跟我學的，好像他們是這麼說的，說妳說胡爸爸，我沒有婆羅門女、光目女的那個本事，但是我有她們那種慈悲、有她們那種善良，我一定要把你救出來。如果我救不出來你，你在哪一道，我就到哪一道去陪著你，直到你去西方極樂世界。後來我身邊這個刁居士，她說大姐我當時就想了，劉大姐咋啥都敢說？因為我告訴她了胡爸爸現在在哪，所以她知道，她聽我這麼一說她就害怕了，說妳都知道他在哪，妳還要去陪著他，妳咋這麼傻？妳咋這麼說？她說當時我說這段話的時候她都害怕了，她就想這劉大姐怎麼這麼敢說？妳要上哪去陪著人家？但是這段話我就是那麼很流利的說出來了。

說出來以後，反正當時的具體情節我都不能詳細給你們學。今天有同修跟我提起這事的時候，我說這個事很少有人知道，因為當時完了以後，我就告訴不能外傳，但是後來還是透出去了。因為這個事只有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知道，我當時的想法，如果他們事先跟我說，說要給佛陀教育協會把那個小光碟，這麼大一個小東西還是什麼，給他們傳過去，如果事先跟我說，我肯定不讓傳，這個事我堅決要保密。但是他傳完了告訴我，說劉老師，那個我傳過去了。已經傳過去了，我就控制不住了。我說趕快電話跟上，只准許讓師父知道，不要讓別人知道，我就這麼想的。後來這個面有多大我不知道，剛才我問跟我說的同修，他說我是親自聽師父講的，當時還有國外的客人，師父就講了。我說這個我都沒聽說，師父說劉老師把胡老師的父親從哪哪救出來，送到哪哪去了，我說我不知道。真是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有特別突出的感覺是什麼？因為它那個靈堂是地板，我們當時好像在靈堂開示也就五、六個人。那天因為我們從

念佛堂那屋退出來，全都穿著海青直接過去，所以大家都穿著海青。後來他們也跟我說，說當時我說這套話帶動作的，整個地板就起空，就呼扇，用我們東北話說，土話就是呼扇，他說就感到像地震似的，就那個感覺。我自己也有感覺，但是可能因為我精力過於集中，沒有他們感覺那麼明顯。後來他們說想看看我，他們都不敢看，閉著眼睛念阿彌陀佛。

如果說劉老師妳怎麼把胡爸爸救出來的，我告訴大家就三個字，真誠心，那個真誠心發到那種程度，肯定能救出來。我在當時就說了，我說胡爸爸，您是胡老師的爸爸，您就是我的爸爸，因為一切男人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所以你就是我的父親。我做為女兒，我的父親墮下去了，我不能不救，我必須把他救出來，這是我特別強烈的一個想法。還有個想法我從來沒說過，在這我也不好說。因為我當時怎麼想的？除了我，就是當時在場的人，沒有人能做這件事，只有我來做。我現在能把話說到這種程度，我在任何場合我都沒說過，這我真實情況都跟大家說。

另外胡爸爸之所以能救出來，一個是我的真誠心感動了諸佛菩薩來加持，那一天我知道西方三聖到了，地藏王菩薩到了。我當時求的是地藏王菩薩，我好像是說出來了，我說求求大願大力地藏王菩薩來幫我，弟子無德無能，請您老人家來幫我救胡爸爸出苦海。我說如果您老人家實在太忙，這說的是不是都是咱們平常的老百姓話？我說如果您老人家實在太忙，您把您的特使派過來好不好？我為什麼知道地藏王菩薩有特使？因為在這之前，這我就給你們講一段小插曲。在這之前，那就是將近十年了，我的叔叔去世了，就是我丈夫的叔叔，那不也是我的叔叔嘛，叔公。他去世以後的頭七天，那時候我不像現在還明白一點事情，我老叔去世的時候，有很多事我根本就不懂，我也沒接觸過。但是我就覺得我老叔去世的頭七

天，好像他老跟著我。你說我看著什麼了嗎？我沒看著；你說他跟我說什麼了嗎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就好像有個聲音在我耳邊，「素雲救救我」，這是我的幻想還是怎麼的我不知道。

後來我就跟我姐說，我說姐姐，我老叔為什麼是這樣的？我有這種感覺。我姐就跟我說，她說老叔讓妳救他。我說我也不會，我怎麼救？後來我姐說，不求人，求佛菩薩。我說怎麼求？我姐說那要是就這樣的，可能得求地藏王菩薩。那是我第一次，是我姐告訴我的。我姐家也供佛，她家正好還供地藏王菩薩，我說那我就在妳這求。當時正好我老叔的姑娘、姑爺、兒子、兒媳婦、孫子全都在我那，他們都說嫂子，妳快求求地藏王菩薩把我爸救出來，我說只要我能救我肯定救。這樣我就跪在我姐家那佛堂前，我就這麼說的，我說地藏王菩薩，我要辦一件大事，我要把我老叔救出來，你千萬來幫我。就這樣，完了我耳邊就出了一個聲音，我就莫名其妙，我到處去找，誰說的？你看這幾個人是在我姐床上坐著，我在佛堂跟前跪著，我就說的這套話。那個聲音是說的什麼？多管閒事，說多管閒事。完了我馬上就跟我姐說，我說姐，誰說我多管閒事？我姐說那誰說的？我說不知道。我姐說接著求，我就接著求。我說就是我這把多管閒事了，我也一定要管到底，不管我如何如何，我一定得把我老叔救出來，我就來強勁了，我就這麼說。待會我感覺又一個聲音就說，妳的一片孝心、一片誠心感動了地藏王菩薩，地藏王菩薩派我來幫妳。我不看不著嗎？我說你是誰你來幫我？他說我是地藏王菩薩的特使。我就那次我知道地藏王菩薩有個特使。我說那你怎麼幫我？我謝謝你。所以那次就是地藏王菩薩的特使幫我解決的這個問題。

這時候我就想起來了，地藏王菩薩老人家很忙，需要他救度的太多了，如果萬一來不了（我這不又有點傻氣了，他會分身，沒想

到這個分身的問題），就想您老人家來不了，把你的特使派來幫我。因為我倆已經見過面了，都熟悉了，還要特使來幫我。結果那天不是特使來的，是地藏王菩薩親自來的，反正好多好多菩薩都來了。因此，胡爸爸不是我救出來的，是諸佛菩薩來幫忙，是菩薩們把老爸爸救出來的。救出來的那一瞬間，我的心豁然開朗，一下子就像滿天烏雲沒有了，艷陽天，就那麼一瞬間。等我們出來以後，那幾個同修都說，劉大姐，怎麼那麼快樂、那麼高興！原來總覺得心裡憋屈，總憋憋屈屈的，他說妳一說完了，我們怎麼都高興了？每個人都是一樣的感覺，都特別高興。當時我就知道救出來了，但是我救到哪去了我不知道，實事求是的告訴大家。

後來是師父他老人家，我都沒親自聽師父他老人家說過這件事，都是別的同修給我傳達的，說聽師父怎麼怎麼說的。我記得當時我還說，我說是嗎？我哪有那本事？我說不是。有的同修都說，妳敢否定師父？師父說是妳辦的妳說不是，是妳說得對還是師父說得對？所以後來大家再給我傳達這方面信息的時候，我什麼都不敢說了，我也不說是，因為說是，我自己不知道；你說我說不是，人家佛友們批我，說我否定師父，所以我不表態。後來有一次有個同修給我轉達這個信息，說師父講經的時候說的（這一段我還真沒太注意），說師父說我有金剛杵，說我是用金剛杵把胡爸爸救出來的。我一聽我眼睛就瞪圓了，我說我沒有。人家那個同修就告訴我，他說師父講的時候都說了，說你要問她，她保證說她不知道，她沒有。我真的沒有！就這樣，這次上香港，不是在師父那屋裡聽經嗎？師父那屋裡有一個立著的那個，我就問人家，我說這個是不是金剛杵？誰都沒說明白，有的說那個東西叫錫杖，有的說可能它就是金剛杵。到現在你問我啥叫金剛杵我不知道，反正師父他老人家說我是用金剛杵把胡爸爸救出來的。完了我還想那我怎麼沒有？假如說

我真是有這個能力，有這個金剛杵，我願把地獄的苦難眾生都給他們救出來。

這是大家比較關心的兩個問題，我覺得我都跟你們說清楚了，因為一點沒有隱瞞，都實事求是的說。如果是大家相信，沒什麼說的；如果不相信，你別生煩惱，你也別往外傳，你可別說那個劉老師坐在台上胡說八道，盡給我們講迷信。真是的，今天我真是考慮過，這兩個話題我說不說？後來我覺得同修們提出來，就是大家當前最關心的兩件事，那我就如實跟大家說，說錯了我自己擔因果。

問：下面一個問題是：尊敬的劉老師您好，弟子的問題是，在家裡播放給眾生聽的播經機，應當注意哪些事項？

答：給眾生播經效果非常好。有的人說不好，為什麼？因為給眾生播，就是給虛空法界那些看不見的眾生，不同維次空間的眾生播的。我是一直在播，我播經機原來住那個地方是放在晾台，我現在住這個地方因為晾台沒有插座，沒有插的地方，所以我是在廚房。一個條件，必須得清淨、乾淨，不能亂七八糟的，都擱那堆著，完了把播經機放那播經，不禮貌，不尊重人。眾生他也是有靈性的，我們要像對待人一樣去尊重。就好像咱們現在大家來，有個乾淨地方；如果像垃圾堆似的，大家都不會喜歡的。所以這個就注意，要清淨。不要離電視機近，不要放在屋裡，有晾台是最好的，把晾台收拾乾淨。我是每天換一杯清水，一般來說我沒有供水果什麼的，因為水果供一、二天它就容易變質，所以我就供一杯清水。我佛堂也是供一杯清水。

有的對這個有疑義，說什麼？因為是給眾生播的，我自己也碰到過這樣問題，我家孩子去了就說，媽妳這是幹什麼的？我說這個是給眾生播經。他說這眾生表示什麼？我就跟他說。我家孩子就說，妳這不是把鬼都招回來了嗎？我說是，我就是想把這些鬼都招回

來，招回來聽經明理，他們好成佛。那就看你的心念怎麼轉，是不是？你心念就想我這麼一播，這些鬼不都來了嗎？那是這樣的，你老怕鬼，人怎麼能怕鬼？鬼不都是咱們的好朋友嗎？你怎麼能怕他？所以我播經，我就是要把他們請回來，來聽經明理，和咱們一起成佛。就像手心手背似的，我這麼想，我看的是手心；你說你怕鬼，你把鬼請回家害怕，那你看的是手背，就是你心念怎麼轉。如果你要老怕鬼，我建議你別播，你播了，你家稍微有點事，你往這上想，是不是來的鬼搗亂？這個鬼，我跟我家孩子說，我說來咱們家聽經的鬼都是好鬼、善鬼，將來成佛的鬼，惡鬼來了，他也變善鬼，將來他也成佛。你這個心念，來的他聽經他也高興，是不是？你要給人分別，這撥是善鬼，這撥是惡鬼。就像我昨天擱昆士蘭大學給他們講了一堂課，我就說現在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，這個學生是好學生，學習好，穿紅色的衣裳；這個學生學習不好，劣等生、差等生，給你戴個綠領巾，這是兩個。再一個就是座位，好學生坐前面，老師眼皮底下瞅著，壞學生坐在後面，你願學不學。我說做為教育工作者，怎麼能把孩子們分成三六九等？因為我過去是當老師的，我說我們那時候不是，對每個孩子都是充滿愛心，尤其那些調皮的、家庭條件不好的，那更需要老師教育。教育教育，教書育人，你把孩子們都分成等了，所謂的好學生，就看成績看分。不好的學生，他將來未必不是國家棟梁。怎麼能這麼區別？咱們播經也是這樣，沒有分別心，誰來都歡迎。我是不請不送，我告訴他們，我說我對你們不請不送。因為什麼？我不知道都請誰，我點不過來名。虛空法界一切眾生，只要你願意來，誰來我都歡迎，你聽明白的時候要作佛去了那你就走，來去自由。

所以我到哪都政策寬鬆，要不那天我咋說我到哪都是開心果，沒有約束，是不是？現在我來這我多少受點約束，因為大家對我保

護。今天我來了以後，我坐在外國人堆裡，擱那貴賓室，我一看外國朋友們很多，座位不夠，我就尋思到走廊那去坐坐就完了。那個謙師說，不行劉老師，我就得給妳安排外國人那堆堆裡，因為他們不認識妳。說妳要一出去，妳就被包圍，所以謙師說我不放心，我必須坐妳跟前瞅著，她說我瞅著妳我就放心了。所以今天上午我是擱外國人堆裡坐了一上午，因為確實他們不認識我，就不圍我。

播經你是這樣，如果你覺得播的效果好，你心情很愉快你就播；你老犯尋思，老尋思這行不行，我家有多少鬼就別播。有一次我的一個同修就給我打電話，說劉姐，妳家來了好多客人嗎？我說沒有，今天就你姐夫我倆，因為我家就我和老伴我倆。他說不對，妳家客人可多了，都滿了。我說你怎麼知道？他說我知道，我都能看著。他家離我家很遠。我說你有透視眼，你能看著？他說真的，劉姐。後來我反應過來，我說你說的是不是我家的無形眾生？我說我看不到，但是我能感覺到，我家無形眾生好多好多。他說那可能是。所以咱們對這些無形的眾生也要像對待客人一樣、對待朋友一樣，第一要禮貌，二要熱情，這樣他們來聽經，他們也得度，這有多好。我那個光盤是播一次半個月，到半個月播到頭再重新摁鍵子，又播半個月。我現在已經播了三年多了，效果非常好。

問：這個同修說：我有一個車庫，四十平米，我把車庫做為佛堂，白天供大家念佛，晚上的時候我再把車子停在車庫，這樣做如法嗎？

答：如法。完全在心，心恭敬就是恭敬；形式上恭敬，心不恭敬，那是不恭敬。在這我就說一切事，人說佛法重實質不重形式。有的同修剛才我說，一天我讀十部《無量壽經》。讀一部《無量壽經》大約就得，反正我讀得慢，我就得讀一個小時多一點，大約得七十分鐘。反正我是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，我想不單讓我自己聽著

，我周圍的眾生他也聽清楚，我是這個想法，所以我讀《無量壽經》比較慢。有的同修就跟我說，我一天磕多少個頭，我再讀十部《無量壽經》，我再念佛，都有指標的。一來人他就煩了，煩什麼？十部《無量壽經》我才讀五部、六部，我還有好幾部沒完成任務，他說我心裡就開始煩，就心想你咋還不快點走？我這經還沒讀完。我說我從來沒把念佛、讀經、聽經當作任務，我這人比較隨意，我想你認真、努力了就可以了。你說同修來了，你和他說說話，那你沒在念佛嗎？也在念佛。他有些煩惱跟你說說，你給他解決了，你說你這是不是在念佛？這也是在念佛，就看你怎麼樣對待這個問題。所以說，不要給自己定框框，一定框框你就會生煩惱。

譬如說現在，每天早晨我是兩點鐘起床。我生活規律好，我特別有規律，我早晨兩點鐘起床，晚上八點多九點鐘之前我就睡覺了，保證六個小時睡眠。我睡眠狀態挺好，我自認為我睡眠質量好。但是現在有人給我提出質疑，因為刁居士我倆一出門就在一起住，她說我晚上老講課。我不知道我給誰講，講什麼第二天早晨一問我，我啥不知道，我說我昨天晚上睡得挺好，我連夢都不做。她說妳講課，有時候聲音還挺大。我說妳別說，有一次在家裡，我老伴不說讓我去跟他做伴嗎？他說他住那屋有鬼，讓我去給他看鬼，我就去了。去了，去了隔兩天，告訴妳回妳屋吧！我說為什麼又攆我？他說妳這晚上老講課不行，影響我睡覺。我說我晚上睡我的覺，我給你講什麼課？我說你給我學學，我講的什麼？他說妳清一色說的外語，我一句沒聽懂。我也不會說外語，我說我怎麼還說上外語了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看我現在這一天，我中午沒有休息時間，我不疲勞，也不犯睏，就是到八點以後、九點鐘之前，我就開始要睡覺，這個是事實。

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你的心念怎麼樣，你怎麼樣來對待這些問題

。我就想到那天我開玩笑，我說別說我現在不單是名人，還是忙人，忙乎，我說我白天雖然是在工崗位退下來了，但是現在每天我也不閒著，我也在上班。我說現在晚上我還得上夜班，還得加個班，至於加班都幹些什麼我不知道，而且不該聽的還不讓聽。刁居士跟我學的，她不學我哪知道？前兩天在廣州，沒上香港之前，我倆住兩個屋，中間有一個門。有一天她又聽我在那屋又開講了，她說我就想去聽聽妳講啥內容，她就到了門口，還沒敢上我住這個屋，站在她住這個屋把腦袋探過去聽，想聽清楚，就在這時候我就說了一句：妳站那幹什麼？不該妳聽的回去！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就問我：劉大姐，昨天晚上妳吆喝我了？我說我幹嘛吆喝妳？我睡覺。她就給我學了，我說那妳就守規矩，不讓妳聽妳就別聽，回去。就是不該聽的不讓聽，可能是人家那也有戒律，是不是？我說咱們得守戒律，人家有啥規矩咱們也守著。現在有些時候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回事，反正我就想，只要是對眾生有利益的事怎麼都好，晚上講課那就繼續講。謝謝大家。

問：這個是說：劉老師您好，師父讓我向您學習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。一門是指什麼？一部《無量壽經》加一句佛號嗎？可以再聽《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》嗎？

答：一門精進就我來說，這些年我就是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。我現在我那天說，我在看書，我看了幾種什麼書，都是圍繞著《無量壽經》。像《還源觀》，這個可以。如果你現在初學，或者是還沒完全入門，我建議你還是讀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。一經通了百經通，你不要貪多，貪多嚼不爛。有的同修問我，那我再讀一部《地藏經》好不好？我說好。說我再持持咒好不好？我說好。因為這些都是釋迦牟尼佛留下來的，它沒有一沒有二。但是現在古大德傳下來的，最有效果的是一門精進

。這一門精進是不是就非常絕對，一定就得是《無量壽經》？對我們修學淨土法門來說，我建議大家讀《無量壽經》，或者是讀《佛說阿彌陀經》。因為《阿彌陀經》是《無量壽經》的小本，《無量壽經》是《華嚴經》的中本，這不大、中、小本嗎？所以你這個不矛盾。如果說你沒有選學淨土念佛法門，譬如說有的同修這麼多年一直持《金剛經》，這也是一門精進，就是你持《金剛經》，你就讀《金剛經》，把其他的經放下，這也是一門精進。對於我們修淨土法門的，最好是五經一論，你選擇其中的一部就可以，再加上阿彌陀佛佛號，這就叫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。我記得前天我講的時候，我前十年就有點荒廢了，東跑西顛，沒找著門，沒找著路；後十年找著路了，效果是大不相同，我記得那天這方面我說得比較詳細了。所以這位同修你就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念阿彌陀佛就可以，適當的時候看看《華嚴奧旨》也不是不可以。像《阿彌陀經要解》你也想聽，我不知道你現在定力到什麼程度，如果你有定力，不單說這些你可以，其他的經你也可以讀了。但是一般的，你如果定力沒到那個程度，最好還是一部《無量壽經》堅持到底。

有的同修提，說我們想向妳學習，將來幫助父母。我理解是不是就是將來父母有往生的那一天，我們可以用正確的方法？剛才我都說了，方式方法就是大家就按照這個是沒有錯的，千萬這面念阿彌陀佛，那面別持咒，這個我可做為一個重點告訴大家。因為我經歷的一件事情，一個出家師父的媽媽生病了。那個老人家比我小幾歲，我不認識，這個出家師父原來我也不認識。後來通過同修的介紹，說老人家病了，想請我去幫著念念《地藏經》。我為什麼念《地藏經》？大家可能有疑問，說劉老師妳不是讀《無量壽經》嗎？因為有一段時間，有好幾個同修跟我說，說劉老師妳心誠，妳念啥都靈，妳能不能念念《地藏經》給我的家親眷屬超度超度？那時候

我還不知道這個超度是啥意思，人家這麼提，我是有求必應，我說那行。我說那念多少次？他們說妳發心。我開口就說三百部。我當時我自己都不明白，這三百部是啥概念，就是這部經我讀三百次是不是？我的優點就是我說話算數。後來他說，妳這個可是不少，妳能念嗎？我說只要我說了我就念。所以我就一天不間斷的，我把三百部《地藏經》讀了，就是給這些同修們的家親眷屬迴向。那時候可有意思了，一大片紙，因為他要求的，人多，他怕落下，都把這家親眷屬名一一都給我寫上，我讀完這部經以後我就照著這單子迴向，這個迴向就得二十分鐘都迴向不完，就那大長名單。我也想，你看人家寫上了，咱別落下，因為他們說了，劉老師妳不能落，落了他們有的不高興。我說別不高興，大家都高興，我挨著個像點名一樣給念。

就這樣的，就知道我念《地藏經》了，所以這老人家病了以後，就請我去念念《地藏經》。我剛結束那三百部，我說行，我就去了。去了，老人家和他這個兒子，這兒子不是出家師父嗎？說就一個要求，往生的時候讓我去送。我說我也不會，就像人家敲啊唱啊，我一個不會，我就會念阿彌陀佛。老人家那個眼神就有一種渴求。我說不是我不來送，是我不懂。我說那樣，你該請誰請誰，我一定來念佛，我說我念佛心誠，心誠就靈，就這樣式的。後來真是我去送，送的時候一開始，師父說前八個小時特別重要，就好像很關鍵。我一聽師父這樣說我就想，前八個小時我一定不要離開這老人家身邊。所以她在那床上這麼躺著，對面有一個簡易的單人床，我就擱這個單人床坐著，面對著這個亡者。我是九個小時沒動地方。我有一個功夫我告訴大家，我不吃飯不喝水不上廁所，我要送往生，二十四小時連續下來沒問題。所以你看現在這兩天我上這兒，同修們老關心我，劉老師上不上衛生間？不用，這有功夫，就這樣的

。因為他們是一個小時一換班，我是九個小時沒動地方，第二天就告訴我們說，頭一天晚上值班的、念佛的都可以回家了。我當時想法我不想回，我就想還是擱這守著。我當時那個想法很笨，但是後來我想，證明我那個笨想法對了。我怎麼想的？我不是高抬我自己，我覺得我坐在她的對面她有個場，外面干擾進不了她那個地方。

我再跟你們說我這個想法是怎麼來的。因為我送張榮珍去火化的時候，我沒經歷過，當時我們兩面是居士，都穿海青服，前面是家人舉著三聖像，舉著媽媽的靈像，就這樣的。念了二十分鐘阿彌陀佛，沒人來管我們，我就去找工作人員，我說我們念二十分鐘了，下一步幹啥？工作人員說，妳們是按佛法走，我們不管，程序妳們自己安排。這時候我就傻了，我沒經歷過，下一步幹啥我不知道。我尋思念完佛有人管的，這不沒人管我們。當時我想這現問來不及了，那就我管了，就得站出來管。這個時候可能是佛力加持，我就來智慧了，我就告訴她兒子，我說你給你媽媽磕三個頭，然後打頭帶著咱們隊伍右繞三圈。因為我讀佛經我知道右繞三匝，這時候我就把它用上了，我說繞三圈，從這個門把隊伍帶出去，然後工作人員從這面這門把你媽媽推出去，我就這麼安排的。這就開始繞，繞三圈，這面隊伍出去了，這面人也推走了。我一回頭，牆角站著一堆人，其中有一個長得又高又膀，像黑鐵塔一個男的，跟我直蹦高，「妳怎麼搞的，我們還沒告別，妳怎麼把人就推走了？」我一看傻眼了，我說剛才繞的時候你咋不跟著繞？那人說，你們誰告訴我們跟著繞了？我一想糟了，咱們確實是漏了，我不認識，沒告訴人家跟著繞，我就想得給人家賠禮道歉。我這一轉，要想給人家道歉的時候，一個聲音就說，不怪妳們，那個圈他們進不去。我就一楞，哪旮有個什麼圈他們進不去？我就這麼一楞的時候，就我們繞著靈床，這一繞就是一個橢圓形的圈，他就讓我看著一個橢圓的圈

，金黃色的，金黃色的橢圓圈，那就是說，他們進不了那個圈。所以我心裡立馬踏實了，不是我沒告訴你，是那圈你們進不去。我就這麼一想，就想那我就不用道歉了，我這麼一回頭一看，一堆人一個也沒有了，沒人了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到現在我都沒弄明白。所以我就知道這個東西真是說不出來，不親身經歷你體會不到它其中的奧妙。你說我能騙人家嗎？那個聲音要不告訴我有個圈，我哪知道有個圈？我肯定轉身和人家賠禮道歉去了，結果那天我這歉也沒道上，人也不見了，就這麼奇妙。所以這個事就是，真誠心比什麼都起作用，清淨心。如果你給人家去助念，你念佛的人心不清淨，你純粹是去害他去了。就你要是那兩天正趕上你鬧心，我建議你不要去給人送往生，不去給人念佛。

問：下一個是說，二０一二年底即將來臨之際，應怎樣在做好義工的同時，又能有足夠的時間聽經念佛？因為我們是初學，沒有定功，在做義工的同時又能念佛聽經。

答：這個你不要把它截然的分開，實際你在做義工的同時，你們這幾天的功德要遠遠比你坐那念一年阿彌陀佛，口念心不念，都要好得多。我真心的告訴你們，就是所有來參加這個活動的人，他們的心都在給你們迴向。你想你一個人有多少能力、有多少本領？就現在我才體會到佛法奧妙無窮，佛力的加持它是平等的，不是說加持我不加持你。為啥我能感受得到，你們感受不到？就是心不清淨，那個信號你接不著。有一次我問師父，我說師父，因為有人老說我神通，所以我就去問師父，我就給師父舉了幾個例子，我說師父，這些事是真的是假的？我老懷疑我自己。師父說妳不要懷疑自己，妳說的都是真的。這我心裡就踏實了，因為我不說謊話我自己知道。但是這個事我也覺得挺神的，我會麼？我能麼？我有那大本事麼？我真是這麼想的。我就問師父，我說師父，這是神通嗎？師

父說妳不是神通，這叫感應道交，至誠感通。說因為妳心清淨，妳時時都在定中，所以那個信號一來妳就接到了。這是師父告訴我的，所以現在，我今天跟大家也就這麼如實的介紹。你在這裡做義工，為大家服務的同時，本身阿彌陀佛就在加持你，諸佛菩薩都在加持你，只是你沒感覺到而已。所以我建議同修們，儘管你們很辛苦，但是你們的收穫遠遠超過你們的辛苦。

問：這個問題是，怎樣懺悔更有效？是個人懺悔，還是大眾面前懺悔？

答：怎麼樣懺悔更有效？不貳過，真懺悔不貳過。如果說我天天在佛菩薩面前懺悔，跪在那嘟嘟嘟、嘟嘟嘟，我錯了，我錯了，第二天照樣犯，我給起個名，這叫老改犯。老改老犯，那不是老改犯嗎？今天懺得挺好，鼻涕眼淚的，一轉身忘了，我該犯啥錯還犯啥錯。你念佛怎麼能得力？我說就是念佛改過相結合，今生必定見彌陀。你要是光念佛，就是嘴念，你不改過，你見不了彌陀。

你說個人懺悔還是大眾懺悔？我給你們舉個例子，多可笑。我聽說過，當時我就在廣州，有這麼一件事，就是懺悔。懺悔怎麼懺？我聽說那一次是二十七、八個人，找一個單獨的屋。都是自願參加的，就是你不願參加這個懺悔也可以退出。來這二十七、八個人都是自願參加的，都發心要懺悔，出發點是對的。用什麼辦法懺悔的？打，互相打嘴巴，有的都用工具去打，打個一塌糊塗，最後這個事傳出來之後都成為笑談。難道這種方法就能讓他真懺悔嗎？愚蠢，多愚鈍！所以學佛學到這種程度，完了還埋怨佛不靈，是不是？你說這就靈？這叫懺悔嗎？懺悔是發自內心的，真正認識到自己錯了，我懺悔之後，永遠我不再犯同樣的錯誤，這叫真懺悔。至於你是個人懺，還是大眾面前懺，這個都沒關係。大眾面前懺叫發露懺悔，可能不要隱瞞自己的過錯。就像我似的沒有隱私，人家不都

說妳別傻乎乎的，啥都跟大家說，我沒有隱私。我說隱私就是見不得人，見不得人的事沒好事，所以你幹嘛要有隱私？

再有個問題我得跟大家說說，譬如說涉及到夫妻感情，假如我和我丈夫，我有外遇了，我現在學佛學明白了，我得懺悔。我有外遇那就得有那個人，最起碼我丈夫、那個人，就得涉及到我們三個，那個人又涉及到他的家庭。我懺悔去了，我大庭廣眾之前我懺悔，我曾經和誰誰誰如何如何，妳說這個懺悔能起啥作用？我丈夫一聽火不火？妳給他戴了一個綠帽子，他能不生氣嗎？那面那個家庭能不破裂嗎？原來妻子不知道，現在知道了，原來你和誰誰如何如何。兩個家庭全破裂了，妳這個懺悔懺的作用可大了。所以就什麼時候該懺悔，什麼時候不該懺悔。妳內心懺悔，這樣的妳就內心懺悔就完了，是不是？咱們知道錯了，永遠不犯這個錯就可以了，這個我主張不公開懺悔。

問：他說怎麼樣發願？面對佛前心裡發願，還是大聲發願？

答：這個都是形式。真心發願，說不說出來都可以。但是我告訴大家，在佛前發願一定要兌現，不能說話不算數。咱們人和人相處，你說話還得有信用，是不是？你在佛前一頓發願，說完了一轉臉，我啥都忘了，那不行。有的人是常常發願，發一個忘一個，發一個忘一個，最後一個也沒剩，哪個也沒兌現，這不行，這叫騙人。不單單不能騙人，佛菩薩更不能騙。你就發這一個願，我一定要落實，這就可以。說我發十個願我都能落實，你這個可以發。你別發一百個願，我一個也不落實，那是空願，那個是有罪過的。至於你是說出聲還是在心裡，那都沒關係。

問：我想請問，師父在講經中講，《無量壽經》就是修戒定慧，我念阿彌陀佛容易有雜念，念《無量壽經》就會好一點，請問光念經行不行？或者先念經，雜念少了再念佛行不行？

答：你這麼說倒是可以，但是我這麼說吧，時間太緊了，你要這麼慢慢悠悠的，等念經雜念少了再念佛，好像有點來不及。不是說念啥成啥，念佛成佛，念佛必須得念。你念經是明理，明理為了更好的念佛，然後心清淨，然後成佛。如果你現在光讀經不念佛，我覺得有點慢。你說你有沒有個計畫，什麼時候你念經能把雜念念少了？我覺得你自己心裡都沒有底。你自己掂量掂量，應該怎麼做。一開始念佛，可能是雜念稍微多一點，你不要理睬它。雜念不進來了嗎？進來，一個方法，你把佛號拉回來。一個是雜念它進就進，你就不理睬，我就是念阿彌陀佛，過段時間逐漸逐漸雜念就少了，你試試這個方法。另外就是胡老師教的十念法攝心，如果你們要是學會了，按這個十念法念，它雜念就少。

問：這個說：劉老師好，我想在二０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剋期取證，劉老師可以幫我推薦個地方，讓我好好的用功嗎？因為黃忠昌閉關都用了兩年十個月才往生，我怕不斷絕外緣不行。

答：這個就看你自己斷外緣的心堅不堅定。像我現在，我不說完全斷，基本上我屬於斷了外緣。因為我在廣州住了半年，從廣州回去，在哈爾濱現在又七個月，我就是閉門謝客，潛心念佛。一開始很難，因為想見我的人太多太多了，全國各地的佛友都去，我不見他們我也不忍心。但是後來我想不行，這樣我忙乎，全國各地佛友都忙乎，都奔哈爾濱，誰也念不成佛，所以我必須下決心，誰我也不見。有的老菩薩們七八十歲，甚至坐著輪椅，有的都這樣說，跟刁居士說，不讓我見劉老師，我就死在哈爾濱，都能說到這個分上。我倆就商量怎麼辦，最後還是沒有見。不能開口，妳這個見了，下一個來妳見不見？寧夏的來了，北京來妳見不見？沒法辦，所以堅決不見。我為什麼這段時間我覺得我進步比較大？就是我真是淨下來了。我沒有電話，我住那個地方是祕密的，你現在讓我準確

的說妳住那地方叫啥名，說不出來，我自己都說不出來，真是這樣。所以我現在心愈來愈淨、愈來愈淨。

你看那天我講課，我上台又弄錯了，下台也弄錯了，你們當時有在聽課的可能都笑了。人家是頭一天師父都教我們了，教胡老師我倆，從哪面下，說哪句話的時候怎麼辦，都教了。就我要講課之前，師父還問我：劉老師，昨天教妳的記沒記住？我還大言不慚的說差不多，記住了。因為我那天已經看胡老師怎麼弄的，我心裡就在記，晚上睡覺前我還默念了好幾遍程序，第一步從哪面上，然後到哪站下，磕幾個頭，怎麼怎麼的。就有一個好像說向法師如何如何，好像就這句就把我弄暈了，我就不知道我臉應該衝大眾還是衝佛像，衝佛像行個禮，一尋思人家大眾瞅我後腦勺朝大眾是不是不禮貌？我再回頭瞅瞅。所以上台我也是這麼的，下台我還是這麼的，犯了兩個錯誤。就是腦袋裡裝的就是阿彌陀佛，就這麼簡單的一個程序我都記不住。所以我勸大家你就放心，只要你心裡裝阿彌陀佛，你做對了也好，做錯了也好，大家都不挑理。我很有信心，我就想儘管我上台，我也弄出笑話來，下台我也弄出笑話了，大家還是很喜歡我的，是不是這樣？我這次來澳洲，原來的老粉絲咱就不用說了，可能又多了好多新粉絲，我下次再來澳洲再給大家講課，我一點也不心慌了。

這個不用找個地方，就是你心不要讓環境轉，咱們不是要心轉境嗎？你真要找個地方，你說哪清淨？你心清淨了，在哪都清淨；你心不清淨，在哪也不清淨，就是這麼一個簡單道理。過去我也曾經想找個深山老林，整個小木頭房，我就擱那念。後來我聽師父講經我明白了，你上那裡，你心不清淨，你也照樣不行。所以現在我們得練習，你就在大庭廣眾不管這環境怎麼亂，我心裡照樣阿彌陀佛佛號不斷，你得有這個功夫才行。所以不用找地方。

前些日子在香港，有個同修去找我，說劉老師，我現在要學瑩珂法師，三天我要往生。我就笑了，我說你要我說真話還是說假話？那得說真話。我說你要讓我說真話，你不行，你三天往生不了，你三個月也往生不了，你沒到這個程度。真是這樣的，你說我能騙他嗎？我說你能往生，你去念去，念三天你就往生了，那我不騙人嗎？我說你現在塵緣未了。我就舉個例子，我說一九九四年前後，我一心要出家。為什麼？我遇到難題了，我想不明白，我就想痛快逃跑，一出家我啥問題都解決了，那時候我就這麼想的。就到普陀山，我和老伴，我就抽了第一個籤，那是我人生第一張籤。抽籤，師父問我妳求啥？我啥也不求，回答很乾脆，啥也不求。可能師父想求籤求籤，妳啥也不求妳來抽什麼籤？大概人心裡這麼想的。就告訴我拿那個筒晃，一晃就晃出來一個籤，人就拿一張這麼大小紙條，四句話給我解釋的，「妳塵緣未了，不能出家」。我當時非常奇怪，我心裡想的這個事，你怎麼知道？師父說妳心裡想的事都在籤上。我心想我這籤咋這麼靈？因為師父問我求啥，我不是啥不求嘛，師父就說妳心裡想一件事，妳不用說，然後讓我晃的那個。結果你看我心裡想的我什麼時候能出家，他第一句話就告訴我塵緣未了，不能出家。我就大吃一驚，我就想這籤怎麼這麼靈？它把我心裡想的都能說出來。塵緣未了，不能出家，那就回去了緣去。從一九九四年這不了到現在還在了著，就接著了，了到啥時候了了，人家說到了，這緣該了了。那天我不說一句嘛，有的同修告訴我，說現在有好多人在等妳的信。我說等我啥信？等妳啥時候出家，跟妳一起出家。我說我啥時候出家我也不知道，師父老人家說妳出家對眾生有利我就出家；師父要說妳在家對眾生有利，那我就在家，就這麼簡單。我說你們別等，你們該出家就出家，該在家就在家，別指著我。

所以這個同修，如果你真是這樣，不要選地方，你在你熟悉的地方，在你自己家裡完全可以。你看你有電話，我沒有電話。那天在師父那個六和園，陳大惠老師我們幾個在那，他就一個電話一個電話，走著接，上那小園去接。我跟師父說，我說師父你看，陳老師這電話一個接一個，你看我沒有電話多好。師父說好好好、好好好！因為我沒有電話，就現在那個手機我不會用。最簡單的手機，說我們就教妳一來電話妳摁哪個，完了就接行不行？不行，摁不住。後來試了幾天，給我弄了一個簡易的手機，一來電話嚇我一哆嗦，一來電話嚇我一哆嗦，完了還這什麼東西，莫名其妙什麼東西叫喚？後來想起來我有個手機。這不拿起來就得摁嗎？一摁非得摁那紅的，摁紅的它就滅了。後來我說乾脆取消，咱們不整這個，那麻麻煩煩幹啥？有急事，小刁她們上我那去面談、報告，完了她們就走。所以一直是比較清淨的，就這樣挺好的。咱們心清淨，環境就清淨；心不清淨，環境不清淨。

還有譬如說有的同修說營養，我的祕訣就是清淨心比什麼營養都好使。你要是這個營養那個營養，你心不清淨，那個營養品不起作用。另外譬如說美容，我長這麼大沒擦過雪花膏。我一說大家都笑我，我結婚的時候買兩瓶雪花膏（我們這年齡那時候叫雪花膏，沒有這麼些化妝品），這兩瓶雪花膏我都擦腳上了，沒擦臉上。所以到現在我的臉沒有擦過任何化妝品。你看那時候有病，滿臉都是大斑，都起層、都立體，非常嚇人。你看這心一清淨，它自己就消下去了，現在不也滿漂亮的嗎？所以大家說跟劉老師照個相。有的說沒看清楚，像昨天前面不有那大幕布嗎？有一次我上蘇州，前面也帶大幕布，因為那次他們人多，三千多人，後來我講完了就上來一個條子，說沒有看清劉老師，請劉老師繞場一周。三千多人的大場子，密密麻麻的，結果他們給我搭成一個人圈，就是他們人挎著

胳臂弄個圈，把我圈在圈裡，他們的圈前進我就跟著前進，就這麼繞場一周。所以後來有時候我講課乾脆站著，因為我要坐著，我發現後面同修就這麼仰臉瞅，挺累得慌，我說我個高，乾脆我站著，大家都看清楚。我就開玩笑說，反正老太太長得挺漂亮，不怕看，隨便看、隨便照。這樣大家都很輕鬆。

所以說營養，就是清淨心好營養。我喝水就是白開水，有時候自來水水管那水我拿過來就喝，它也啥病沒有。你看我現在早晨，我每天早晨磕三百個頭，磕完了以後，我這汗都從頭髮上往下滴嗒，劃拉劃拉我就出去繞佛去了。人家說妳得戴上圍脖、戴個帽子，出了一頭汗一身汗能行嗎？沒關係，我五、六年連感冒都沒有。你看這多簡單，吃得簡單、穿得簡單、生活簡單，啥病沒有，還不用看醫生。

問：這個問題是：學生的先生與兩個女兒目前在學院參學，會留待此地到明年五月。公公婆婆今年六十歲，身體健康，社交生活與工作都很活躍。先生從小在英國出生，公婆也在英國，學生不知明年回英國好還是回台灣好？台灣還有一個九十五歲的外婆住在老人院，末學想回台灣接外婆回家。

答：她意思說我要不上這面，是不是那面不高興？我要上這面，那面就不高興，她有這個意思。因為這個我不完全能看得太明白，大概意思就是這吧？妳問我妳是回英國好還是回台灣好，這個我回答不好。因為什麼？英國我也沒去過，台灣我也沒去過，具體情況我不太了解。我就想，妳的主要想法是要盡一分孝心，是不是？根據妳寫這個條子。妳就那樣想，老人那麼大年齡了，她留在這個人世間的時間不會太多了，做為晚輩盡一分孝心是應該的。這樣妳是不是就辛苦一點，如果經濟條件允許，都跑一跑，這面看看，照顧照顧，給他們一點關愛，那面跑跑再給一點關愛，這樣可能當老

人走了之後，妳不留什麼遺憾。這只是個建議。

問：後面就說：女兒因為小，定的定課常不能完成，也很容易被境界轉。如果有讀經會好一些，但因不能讀經時總是更不清淨，末學要如何做才能保持心淨？

答：這個得有個過程，但是這個過程盡可能縮短。

問：這個說：前兩天我託辦事處交給您一封信，是請問您有關我想繼續捐助貧苦學生繳學費，想向您請問您助手的聯絡電話、郵電，以便我可以匯錢去中國，繼續我的心願。告訴我請不要在台上宣布，只要寫在紙上交辦事處。

答：陳居士，我一直沒有見到你本人，很遺憾，真是，因為這麼多人我認不出來。但是我告訴你，當天我就給你寫了回信。因為我手頭沒有信封，我就用的是你原來那個舊信封，你給我的信封我翻過來又給你回過去了，我把我助手的聯絡方式告訴你了。如果是辦事處的同志們，誰拿到這封信，麻煩你交給陳老居士，謝謝。這個老居士我沒有見過面，他是咱們澳洲的，他請我幫忙，給他找幾個貧困學生，他要資助他們。這個事八月份我給他辦了，十一個學生，老人家拿了五萬港幣，資助了十一個學生。老人家還想繼續再資助，所以他前兩天給我一封信，我已經給他回了。這個事可以幫忙，這是一件好事。

問：這個說：末學剛接到電話，遠在中國昆明的母親患病住院，定在下個星期做手術，末學是否應該提前結束在淨宗學院的修學，辦簽證，回昆明去陪在她老人家身邊？末學剛從昆明回來三個月。

答：應該回去，回去以後對老人是一分安慰，有你守在她身邊，她心裡會更定一些。另外，你回去一定要給老人家念佛，告訴老人家念阿彌陀佛可以、念觀音菩薩可以。如果她在手術前，讓老人

家多念觀音菩薩，因為觀音菩薩救苦救難。我姐姐做手術之前就是念觀音菩薩，她是唱著觀音菩薩上的手術台。全麻，沒麻掉，整個手術過程自己非常清楚。她是腿的骨癌，截掉一隻腿，就這樣的手術她整個沒麻醉過去，一點痛苦沒有。人家那個護士跟主刀醫生說，說這老太太老唱，這手術咋做？主刀醫生說，老太太唱得挺好聽的，願意唱就唱。所以在老太太觀音菩薩的唱聲當中，兩個多小時的手術結束的。所以建議老人家念觀音菩薩。

問：母親在北京八十八歲，對《地藏經》很受用（我在這裡念）。怎麼處理我念《無量壽經》和為母親念《地藏經》的關係？沒有時間同時念兩部。

答：我不知道你念《地藏經》你發願念多少部，如果你發願念多少部，你一定要把這個數念完，念完之後轉念《無量壽經》，《地藏經》放下，這就可以了。如果有時間，早晨念《無量壽經》，晚上念《地藏經》也可以；沒有時間，先念《地藏經》，把你發願多少部念出來，放下以後念《無量壽經》。

問：放下萬緣，在家一心念佛，與到道場做義工是否有衝突？

答：和前面說的一樣，沒有衝突。

問：為什麼對別人傷害我不太在乎，卻對別人傷害我的孩子特別難受？該如何克服，感恩您的指教。

答：這個各人有各人的因緣，是不是？別人傷害妳，妳不在乎，說明妳做得不錯。當妳的孩子被別人傷害的時候妳難受，這是一種母親的本能，是不是？但是妳也要想，那個人傷害妳的孩子，說明他們倆有結，對不對？今生可能妳看不到，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前生他倆是啥關係妳知道嗎？也可能前生妳的孩子這樣對待過他，這一生他倆遇到一起了，他又這樣對待妳的孩子，妳這麼想就想通了。怎麼辦？妳給那個傷害妳孩子的人每天磕三個頭，在佛前磕三個

頭給他迴向，願他早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去作佛。不要有瞋恨心，要真誠的。這個事就是怎麼對待，妳這麼對待就是如理如法的，對雙方都好；那麼對待就是錯的，就不好。

我給妳舉個例子。我家住在一樓，住在一樓有個小園子，我和我老伴就種了一塊小園子。樓上就喜歡把垃圾袋從窗戶扔下來，扔下來以後不就扔在我家小園子裡嗎？我老伴他本身就不是那麼太正常，所以他就不高興。我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我就想了好多辦法。我說老伴，因為從六樓把這垃圾袋如果要是拿到一樓，最起碼需要二到三分鐘時間，我說他要從六樓扔到咱們小園裡需要兩秒鐘時間。我說你看，給他節約三分鐘的時間，如果他要念阿彌陀佛，你說多好；咱們三秒鐘時間把它扔到垃圾桶去，咱倆還運動了。就給我老伴說高興了，所以再樓上往下扔，他也不生氣了，我倆就趕快撿。另外我一看到又扔下東西，我趕快去把它撿起來，盡可能讓我老伴少看著點。有一天不巧，樓上抽煙往下磕煙灰，磕他腦袋上了，他剛剃完頭，磕煙灰給磕頭上可能熱，大概是，他就喊：樓上別往下磕煙灰，磕到我腦袋上了。我趕快出去，我說沒關係，你不剛剃完頭嘛，我說這煙灰起消毒作用，一下子就把這事解過去了。你看我要不是這樣處理，我說可不是怎麼的，這怎麼從樓上往下磕煙灰，磕到人家頭上？妳再一回話，樓上樓下就吵吧！有啥意思？妳就這麼一整，樓上也沒煩惱，我老伴也沒生氣，挺好的，這事就過去了。

就是當你遇到事的時候，你用什麼心念去對待它。反正現在也可能像有人說，妳怎麼那麼大心？我說不是說嗎？說大海多麼寬廣，比大海寬廣的是天空，那天空是不是比大海更寬？這比天空更寬的是什麼？人的胸懷。我說我就要鍛鍊，我要鍛鍊成那樣的胸懷。後來我見了老法師，老法師那三句話就成了我的座右銘，「天底下

沒有我恨的人，天底下沒有我不愛的人，天底下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」。我就一條一條和我自己對照，有的我做得不到位，有的我做得還可以，所以做得不到位的繼續做。你說你恨別人的過程，你自己心情舒不舒暢？咱們就說最簡單的，你要是恨別人，說愈恨他我愈高興，愈恨他我愈高興，我雙手贊成，接著恨，你恨他你就高興。你恨別人的時候，肯定你自己心裡非常不自在，折磨的是你自己，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，愚痴、不聰明、沒智慧。看到別人的毛病就像鏡子一樣照我自己，我不能犯這樣的毛病，你不就在上升嗎？就在前進。你老拿鏡子去照人家，我經常跟刁居士說，我說妳是拿個小鏡子，鏡面這面衝著別人，誰臉上有個小點妳都能給照明明白白；拿這鏡子背照自己，啥也看不著，自己一點缺點沒有。這你就不能進步，是不是？同樣的道理。所以人一定要豁達、大度，要有海一樣的胸懷，要有天空一樣的胸懷。因為二００三年我去五台山，我不是去送這兩顆舍利子嗎？就在五台山，就告訴我四句話，「大山的氣魄，大海的胸懷，大地的淳厚，聖者的風采」。當時我不知道這什麼意思，這說誰？後來我見著老法師以後我對上號了，這幾句話和師父完全吻合，就你做到前三句了，你最後顯現的是聖者的風采。

為什麼讓我們學聖學賢、作聖作賢？要作菩薩、要作佛？就是真是太美妙了、太美妙了！學佛一定要快快樂樂的學佛，不要愁眉苦臉的，不要給自己壓擔子，我就說不要定框框，我這個這麼對不對？吃不吃素食？我老伴不吃素食，我天天逼著他，我倆肯定天天打仗。我從來不說這個事，你吃葷的我給你做。我們倆是一張飯桌，我說咱倆是一桌兩制。不一國兩制嗎？我說到咱家，咱倆是一桌兩制，你吃你的葷，我吃我的素。有時候我老伴做菜說：老伴，我擱點蔥花行不行？我說好。我擱點蒜行不行？我說行。你吃的時候

你為啥非想這個是蔥花、這個是蒜瓣？我就都當大白菜，我吃進去全是大白菜，就完了，就結了。這不在你的心念嗎？所以說你學佛要學得很苦，那說明你方式方法錯了，沒搞對。我頭十年給我忙乎夠嗆，覺得特別疲憊不堪，還沒弄明白；後十年我就輕鬆了，這路子找對了，方式方法要搞對。

趁這個機會，我再說一個問題就是千萬別墮胎，我就算求你們了，千萬別墮胎，年輕的同修們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。老法師不講了嗎？現在全世界每年墮胎五千萬，兩年就是一個億，嚇不嚇人！怎麼能沒有災難？你看現在咱們澳洲的天空應該是比較藍的，我們都很羨慕。你到香港那面看看，很少能見到藍天，全是灰濛濛的，就包括我們哈爾濱那面都沒有這麼藍的天。我到吉林省長春般若寺去過，見過一個老法師，他專門就給我們講了這個墮胎的問題。他說現在最難辦的事情，最不好解的這個怨仇、這個疙瘩就是墮胎，這些水嬰靈太可憐了，無家可歸，沒有立腳之處，到處遊蕩。我有一個小佛友，夫妻倆不到四十歲，墮了五胎，現在這五個小鬼成天跟著。這夫妻倆找我，劉姨怎麼辦？都能讓他看著，這五個小鬼拽著衣大襟，「為什麼殺我，為什麼殺我？」你說你怎麼辦？這個冤結實在是太難解了。

我在香港聽了以後我都特別驚訝，墮胎次數最多的，一個人，你們聽說過嗎？最多的一個同修墮胎四十次，嚇不嚇死人！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，殺的是自己的親生兒女。這不是殺生？第一殺生，殺的誰？自己的兒女。報恩的妳把他殺了，肯定再來報怨；報怨的妳把他殺了，人家問題沒解決，怨上加怨，妳說怎麼辦？所以這個問題我剛才想起來，一定要跟各位同修說一說，千萬千萬注意這個問題，這個問題可是太嚴重不過了。妳墮一個兩個那都夠意思了，妳說四十個，那妳想，每天這四十個小鬼在跟著妳，妳幹啥妳想順

利，妳生活想美滿幸福，沒門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引起重視，因為現在，咱們都是過來人，實實在在跟大家說。這也不是說讓大家都去出家，也不是這個意思，但是做為我們，是不是在這個問題上有些個具體辦法可以想、可以採用的？想想辦法，不要用墮胎這種辦法。

現在大學墮胎已經很普遍。昨天我在昆大給他們講的時候，我就忘說了這個事。現在大學生一進大學門，第一件事開始處對象，說處晚了好的都讓人挑去了，輪到自己沒好貨了。所以一上大學，正好高中這段時間很緊張，挺辛苦的，上大學鬆口氣，找對象，找完對象同居，同居就肯定要懷孕，懷孕就墮胎，所以現在這個，大學裡已經成了普遍現象。現在中學也不奇怪，也不是稀奇事。我說再發展，如果小學高年級的孩子現在發育成熟比較早，也危險了。所以怎麼辦？我就想呼籲社會重視這件事情，救救這些孩子們。首先是犯了殺生這條重罪；第二，身體肯定是搞垮了。你別說四十個墮胎，就墮四次，我想整個身體就完了。妳現在可能年輕，不是感覺那麼太明顯的，它會找上來。

包括美容，師父講你們聽過沒有？這美容可不是一件好事，什麼鼻梁低拿什麼墊起來，拿什麼膠。聽沒聽丁嘉麗和傅沖她們有一次在香港講，丁嘉麗老師講的，你們如果聽聽那個，當時聽的我們都笑得前仰後合的，當笑話聽了，實際仔細想想，心裡都酸酸的。丁嘉麗老師因為是演員，愛美，這不就美容，她說這鼻子不知道怎麼墊好了，她說要最大號的那個東西墊，墊完了以後發炎，發炎以後就淌濃、淌水。這還是小意思，她說有一天一個同事跟她開玩笑，就這麼一下子，手就碰到她鼻子了，結果這鼻子豎的變成橫的了，橫過去了。丁嘉麗老師就是在香港講課講的。你說咱們父母給咱們這張臉，咱們就用這張臉，然後咱們好好念佛，這個臉是可以改

變的，容貌是可以改變的。我原來長得挺醜，就這幾年念佛我挺下功夫，所以現在我不太醜了，是不是？還比較中看。念佛改變自己的面貌，別上那個地方這麼整、那麼化的，化的都是假的，咱們還是來點真的。

問：這個條子說：由於種種原因，我的公公婆婆沒能葬在一起，這樣會影響我們後輩的福報嗎？假如有問題，我們如何做好？感恩！

答：這個不影響。如果公公婆婆生前，你們都盡到孝道了，公公婆婆往生之後因為某種原因沒有葬在一起，不會影響後代的，逢年過節去祭奠祭奠公公婆婆就可以了。孝心是在內在，不在外表的。如果要是公公婆婆生前妳對他不好，妳現在有罣礙，正常。我給你們舉個例子，我有一個親戚，就是在她公公生前對他不好，因為不好，所以當公公有病的時候，她不敢到醫院去看，害怕。後來因為老人要走了，覺得做為兒媳婦不去看看怕別人笑話，勉強去了。去了以後不敢靠前，站在我的身後，拽著我的後大襟，一個勁的說劉姨我害怕、我害怕。我說不要怕，怕什麼？我說妳心中沒鬼不害怕，這就是老人病重的時候。等後來老人走了以後更嚇得不得了，自己的家不敢去住，去找我去，劉姨怎麼辦？我害怕，我不敢回家住。我說為什麼？她說我家老爺子能不能來找我？怕老爺子來找她算帳。我說不會的，我說老爺子很善良，他知道妳膽小，不會來嚇唬妳的。後來我為了安慰她，我說妳等著，我跟妳家老爺子商討商討，一定能給妳解決這個問題。後來我告訴她，我說我跟妳家老爺子溝通了，妳家老爺子說我早都原諒她了，她是個孩子我不怪她。從那以後不害怕了。這不就是妳心裡有沒有鬼嗎？要是老人生前妳對他好，妳不害怕。

你看我和我公公婆婆一直是在一起生活，我結婚以後，我跟我

公公一起生活十八年老人去世的，婆婆是經過二十二年，婆婆去世的，我一直和老人家一起過。老人走了以後，我沒有什麼恐懼感，我只是覺得我空落落的，回家沒有人坐在那。因為我婆婆叼個大煙袋，那麼長。可能咱們這面不知道什麼叫大煙袋，一個嘴一個桿一個鍋，那鍋裡裝的煙，就那個叫大煙袋，那麼長，每天我下班第一眼看見是我婆婆叼著大煙袋。等婆婆往生以後，我進屋一看，啥也沒有了，覺得心裡特別不舒服，是這種感覺。所以咱們一定要真誠的、好好的善待老人，想到老人現在的難處。人老了很不容易，再有病就更不容易了。看到老人這樣，我們不要嫌棄老人，要想到我也有老那一天。你看想當初我那麼年輕，現在我變成老太婆了，都往七十歲上奔了。所以我現在特別體諒老年人的心情，老年人不希望兒女說給我弄個別墅，給我弄個寶馬車，或者給我買什麼高檔名牌服裝，老人不需要這個，需要你幾句溫暖的話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「常回家看看」那個歌，唱的就是這個真實的感情。你回去問候老人兩聲，實在時間忙，打個電話說個三、五分鐘，老人都會高興好幾天。我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情。不是說孩子們沒工夫也得到家來守著，老人沒有這種希求，希望你們平安，希望你們健康。但願你們心裡能掛著父母親，他們給了你們的身體，我們不要忘了父母的養育之恩。

問：請問學生的大女兒牙齒很容易碎，一咬硬東西，牙齒就一塊一塊的崩，請問為什麼會如此？是否因為她前世口業造得不好？

答：如果你往這上想也可以。但是這個牙，是不是有點缺鈣？這就是在懷孕的過程當中有點缺鈣，因為這屬於骨骼。你要都往造業上靠，也不是一點原因沒有，一點理由沒有，但是現在我建議你別往這上想，往這上想你會生煩惱的。如果你有這種想法，你就想，從現在開始我們不要造口業，這個口業實在是太厲害了。我說為

什麼這中國的中是一個口字，代表這個嘴，然後這一豎，就讓你閉嘴，少說話、不說話。你想想，人不是說「禍從口出」，真是這樣的，我們往往成天叨叨叨，就把那禍叨叨來了。咱們少說話，人不說「沉默是金」，咱們還盡可能沉默，少說話。

孩子牙不太好，要及時給她治。這個我可吃苦頭了，因為那些年我不是得這個病一開始嗎？是吃了好多藥，一天我得吃十三種藥，一把一把的。所以我原來牙特別好，吃了將近一年的藥，把整個牙都吃壞了。我為什麼說我吃不上飯，我餓？就是我牙不好，我沒時間吃。我上香港有兩次，我基本上都沒吃上飯，餓得我前面貼後面。知道餓，但是我吃不了。我這次來說話就比較方便了。我上次，第三次去香港，我在那講課，可能你們不太注意我那光碟，你看我一停頓我在幹什麼？動員我躺著的牙站起來，站一會兒。因為我說說話它就躺下了，一躺下，我說話就吐嚕吐嚕的，所以我就得停一會兒，用舌頭把它舔起來，我心裡想請你站一會兒，咱們再工作一會兒。這次挺好，這次你看我前面牙都修好了，我在廣州修的，質量挺好的，回去以後還有兩顆沒弄完，再接著弄就完全ＯＫ了，我再講話就方便了。牙不好直接影響消化，所以要給孩子治一治這牙。

問：這個又是說關於梵師往生的事，剛才我不知道您聽沒聽明白。他說二十四小時入殮後，學生回家當天晚上半夜，女兒大哭不止，且宿舍已故障的電話響了好久，接了也沒聲音。請問是否因為學生在助念，助念時心不清淨，有妄念，得罪梵師的冤親債主或是別的原因？謝謝。

答：別往這上想，你要往這上想，我幫你想個辦法，當是冤親債主我都招呼去了，他不上你那，她冤親債主上我那去了，所以你就放心的。梵師確實是往生了，以後這個事過去就過去了，再遇到

助念的時候一心念佛。在念的時候一定要把臉蓋上，因為臉不蓋上，你的眼睛老去瞅那個臉，一會想她這臉咋變了，你一想變它保證變，這我告訴你們實際話。你就蓋上這臉一心念佛，「梵師，送你上西方極樂世界」，八個小時以後你掀開那個臉，她的臉是笑的。到時候你親自驗證了，你就相信我說的話。還有五分鐘，大概是這幾個條，應該是差不多。因為佛菩薩在掌握時間，我上次在香港，就那麼厚的一沓子，我講完了一張沒剩，正好到點，一分鐘不差。你們的錶我不知道，我這錶還有五分鐘。

問：請問您對西醫和生物學中用動物做實驗如何看？小動物在實驗中受到了傷害，這些實驗是否都是不應該存在的？

答：這個我怎麼說？我說不應該存在，那人家說這活誰幹？因為過去在香港有個同修這麼問我，他說他已經辭職了，辭職了他家人又罵他，又給他罵回去了。我說你讓我怎麼說？我現在說你得辭職，別幹那活，你家裡肯定罵我，說哪來這麼個唬老太太，我們剛給他罵回去，妳又給我們說回來了。我說我只能建議你，如果你沒選到工作的，咱不選這個活，不幹這活，用小動物做實驗太殘酷、太殘酷，反正我是於心不忍。如果你已經做了這個，改個行好不好？哪怕幹這個咱們能掙一千塊錢，我改個行我就掙一百塊錢，我勸你選擇那一百塊錢，別選擇一千塊錢。

問：這個說：請問常有數種不同音調頻率的念佛聲在耳邊，老和尚曾開示，若聽到不是平常念的方式就別理會，但如果平時念的有二、三種，聽到是不理還是跟著一起念？

答：這個不理睬。一切相都是虛妄的，不要被相所轉，你平時怎麼念，你就按你自己的方法念。聽到別的聲音念，他念他的，你念你的，你就當你沒聽著，過一會兒它就消失了。你看我們哈爾濱有一個老菩薩，他是腦袋裡就像有個鐘在報點似的，嘎達、嘎達、

嘎達。那天我說我聽聽，他就把臉轉過來讓我聽，真是好像就在側面後腦勺這附近，就像有個鐘在打點似的。我說這個影不影響念佛？他說不影響念佛。我說好事，它在給你打節奏，你就按照它這個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你看多好！日日夜夜提醒你念佛。

問：這個問：悟梵師有舍利子嗎？

答：我沒在場，火化完了，他們給我看照片，花花綠綠的，舍利子、舍利花。我看過照片了，我沒看到真正的那個，因為我沒在現場。如果看那個照片，那裡面有舍利子、有舍利花。

問：為往生者蓋陀羅尼被的時候，我們應該注意哪些問題？

答：輕輕的，從腳下往上，輕輕的，盡可能不要讓他感到痛。我們看他已經走了，說那怎麼蓋他都不知道痛，不是的，最起碼八小時之內，他的神識是不離開的，最快也得八小時。

問：當您講到救胡爸爸的經過，眼淚就掉下來了，我特別慚愧自己沒有德行，救不了我爸爸。我一定會好好努力，好好學習、念佛，希望儘快把爸爸救出來。

答：隨喜你的功德，你是一個孝順孩子。怎麼救？讀《地藏經》，向光目女學習，向婆羅門女學習，就可以救出來。因為你有這分孝心，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，念佛給老人家迴向，你都不用告訴我他叫什麼名字。

問：這個說：姑姑年輕時候跳河自殺，學生讀經念佛時專門給她迴向，不知姑姑是否已經脫離苦海？如何才能真實的利益姑姑？

答：這個我跟你說，有些同修問我，我爸爸媽媽往生了，他去沒去極樂世界？我這麼回答的，我說因為我現在還沒去極樂世界，我沒見到他們。如果我去了極樂世界，我見到他們二老，我一定讓他們給你報個信，或者我給你報個信，說你的爸爸媽媽已經在極樂世界了。我說但是我現在沒去，沒看著，我不能騙你。我說再一個

就是你今生一定要成佛，你自己去極樂世界，自己去看多好，多把握！爸爸媽媽在那，團聚了；爸爸媽媽不在，在哪一道，你去極樂世界你一清二楚，你都可以把他們救出來，就這個。我說他去了，你執著；我說他沒去，你還執著。所以這個同修你也不要執著，只要你一心一意為姑姑念佛迴向，她會得到利益的，會提升她的品位的。有一天擱那面回答問題，一下子說吐嚕嘴了，那個條子就問我誰誰誰去了沒有，往生了沒有？我當時沒太注意，脫口我就說往生了，說完了我才想，這不又告訴人家了嗎？妳告訴他，他不就執著嗎？

問：學生的婆家是賣肉的，賣肉食、開餐廳也有幾十年，爸爸現在還在賣牛、賣豬，造的殺業很多，末學多次勸父親改行，父親不願意，請問末學如何做？

答：各人有各人的因緣，妳該說的說了，該做的做了，他們實在不聽，他們因果自負。來到這一生無論是兒女也好，還是父母也好，就是來了緣的，各人有各人的因緣。但是造殺業決定會受惡報的，妳應該勸他們，如果不聽，勸兩次三次不聽不要再勸，再勸妳煩惱，他們也煩惱。

問：最後一個：因為末學奶奶今年年初去世，是聽著念佛機安詳去世的，享年九十三歲，走時七天是軟的。但末學自奶奶去世後，每週都會夢到奶奶。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嗎？我有幫奶奶念《地藏經》和佛號迴向。

答：你幫奶奶念《地藏經》迴向，念佛號迴向，就可以了。實在不放心，遇到法會立個牌位，給奶奶立個牌位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超過一分鐘，就到這吧，謝謝各位。